

# 英 雄 的 草 原

唐 促

告

森林詩叢  
英雄的草原

袖著作人	唐	珍編輯者	森	小基本定價	國幣九圓	本刊行處	星羅出版社	出版期	一九四八年五月
湜		社				上海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版權所有

森林詩叢

英雄的草原

星羣出版社

唐湜著

1948



# 目 錄

獻詩	5
第一部：草原的夢	13
第二部：波浪・波浪	83
第三部：宇宙的孩子	177
合唱	227



獻詩

1945·建陽



呵，英雄的草原  
呵，沙漠里的綠洲  
呵，莊嚴的天空之子  
讓我彈起我的無絃琴  
把我的詩篇獻給你

當我跨出了  
那北方的陰暗的高牆  
行走在河流濱岸  
我聽見了  
自己的幻想的胸懷在激蕩  
正如這風陵渡口的黃河  
這澎湃的河流呵  
從亘古的高原上衝瀉下來  
挾着那麼不可抗拒的力量  
如此，我的血液奔流着  
像這條北中國的大動脈  
我，解放了的自由之子  
從陰暗的地獄  
走向自由的曠野  
像一匹高原的野馬  
那無垠的曠野  
這終年積雪的高山  
在向我呼喚呢  
那谷間的回聲沸騰着

正如亞伯拉罕在沙漠里踽踽獨行時  
聽到的上帝的呼喚呵

我行走在青青的麥苗中間  
微風吹着麥苗絲絲地響  
像有一對情人在麥苗間

低低地呼喚

低低地密語

呵，我走在三月的夜晚

我看着羣星的婚禮的衣裳

那錦似的衣裳在飄揚哪

那黃金的冠冕

閃爍着，像情人的眼睛

呵，我想起了你，我的情人

那些夜晚

（記憶又來叩打我的心扉）

花靜靜地飲着露酒

在後園子里默默地開放

銀河像一道飛橋

在我們心里架起

每顆星全像快樂的年輕人的眼睛

夜鳥叫着，蘆葦笑着

風拖着長衣在白楊林里走過

沙沙的音響里飄蕩着我們的靈魂

我的眼睛飛上天了

飛到你的夢里去

我在你的夢里作一個被歡迎的客人

「在你的絹絲般的睫毛上」

## 我要給染上黃金的夢呢」（1）

呵，那些日子

我狂妄的野心騎着想像的駿馬

飛着，飛過北方結冰的日子

飛到你自由的沙漠國土里

我聽到駱駝的蹄聲輕輕地

搖落一朵朵花兒

比哲學家的語言更多些啓示

比詩人的歌琴更多些彩色呵

我掉落在一個星辰的夢里了

投像一個中古的騎士那麼

揮着長劍，渡過幾多落日

幾多黃昏

到號角聲里的帳幕中去

在星星似的火焰旁邊

傾聽着那些異方人的銀箏

高亢

又激越的聲音

從牧牛老人的鞭哨里飛起

叫我想起那遙遠的古代

那單純又憂鬱的牧歌

正如一道黃昏的河流

靜靜地流到我的心里

叫我沉落到遠方的記憶里

那麼難解的語言

那麼親切的聲音

呵，我又要跟着他們  
跳新近學會的對舞了  
那沙漠姑娘的眼睛里  
燃燒着異方的火燄  
讓我在她眉間印一個吻  
回答那熱情如濃濃的紅茶  
那牛乳帶着一些異鄉的腥氣  
那麼使我的胃口妥貼  
我向她吐着我火舌般的語言  
我知道她不會懂得陌生客的語意  
然而，我的眼睛  
點亮了她的眼睛  
我的心也正如一把三絃琴  
在她心里激起了熱情的回音  
我套上了羊毛的氈鞋  
我披上了羊皮的大氅  
我的頭上，耳上，手上  
全都是白的，黑的羊毛  
我敲擊着羊皮的小手鼓  
在帳幕里與牧羊姑娘賭賽  
我跟着那游牧的隊伍  
流浪在水草繁茂的地方  
那閃着銀光的戈矛  
那嘶着駿馬的呼嚦  
那鳴鳴地呼喚着戰爭的牛角  
叫我想起了那流傳在  
三弦琴上的成吉斯汗的傳說  
那兇猛的英雄在鄂難河上

用八十隻大鑊  
烹食了殺他父親的仇人  
現在，那些傳說的日子過去了  
在那荒涼的沙漠里  
一些嶄新的亞特拉的國家（2）  
水草般地繁生  
又成長了  
沙漠里建造了人間的綠洲  
水草與人畜在快樂的風里  
刷刷地長  
我熟識的那些少年們呢  
我熟識的那些姑娘們呢  
你們都像發亮的星星那樣  
在仲夏夜的天空里發光嗎  
呵，你們不再在艱苦的沙漠上  
與你們的祖先一樣流浪了  
你們有你們的文明了  
你們有你們的廠房  
農莊了  
你們的駿馬在曠野奔跑  
你們的鐵馬在屋里歌唱  
你們還有你們的鐵鳥呢  
鷲鷹般驕傲  
嵌在寶藍色的天空里  
陽光下，發射着耀眼的銀光  
呵，你們，眼睛太陽那麼亮  
你們的血液在新世紀的脈管里跳

正如我的歌在我的心頭跑  
你們在沙漠的荒涼里塑造呵  
塑造了和穆的新草原  
正如我們在生活里塑造呵  
塑造了我們的生活的歌  
讓我們一起歌唱吧  
你們與我們  
還有全世界的勞動弟兄  
歌唱吧，歌唱吧

呵，英雄的草原  
呵，沙漠里的綠洲  
呵，莊嚴的天空之子  
讓我彈起我的無弦琴  
把我的詩篇獻給我  
讓我把我的童話  
獻給你  
作為我虔誠的祝福

註：

(1) 萊蒙托夫詩，見惡魔。

(2) 阿特拉意爲自由牧民。

第一 部

草 原 的 夢

1944•龍泉



在興安嶺的西方  
在西伯利亞的南方  
有一個原始的民族  
生活在完全孤獨的草原里  
——他們也是我們的兄弟

在這里，我所歌唱的  
就是這完全原始的民族  
怎樣由一對少男少女的結合  
團結成一個和平的樂園  
而且怎樣由於侵略者的侵入  
於是走向了廣大的新的天地  
而將它有力的臂膀  
伸給我們——她的兄弟